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二百三十三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舉人臣孫烱

五禮通考卷二百三十三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軍禮一

軍制

蕙田案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居其首蓋先王以禮治神人和上下將合斯世于大同而四方邦國不能無變禮易樂自悖

于王章者禮之所不能治則兵以威之初非勞民動衆以快一人之私易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此邦國之所以同也成周之制以田定賦以賦出兵征伐隷之司馬而伍籍屬之司徒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爲伍兩卒旅師軍故兵即農也吏即將也國不知有養兵之費而將亦不得擅兵之權其法最爲盡善三代以後兵與農

分其規畫經制代各不同史家具在可略而言也史志之例以軍制入之兵志以出師命將告祭凱旋諸儀入之禮志然制軍定賦實爲國以禮之一大端其所繫尤爲重大兹編次軍禮特以軍制爲首鄉遂都鄙出軍多寡不同由于田制有異略述先儒之説以類附見焉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注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

陳氏傅良曰儀禮闕軍禮葢司馬法即古軍禮也古法多亡以其有者求之必非衰世權謀變詐者所能爲也

大師之禮用衆也注用其義勇　疏大師者謂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出征之法大均之禮恤衆也注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所以憂民　疏大均必在軍禮者謂諸侯賦役不均者皆是諸侯僭濫無道致有不均之事當合衆以均之故在軍禮大田之禮簡衆也注古者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大役之禮任衆也注築宮邑所以事民力强弱大封之禮合衆也注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　疏知大封爲正封疆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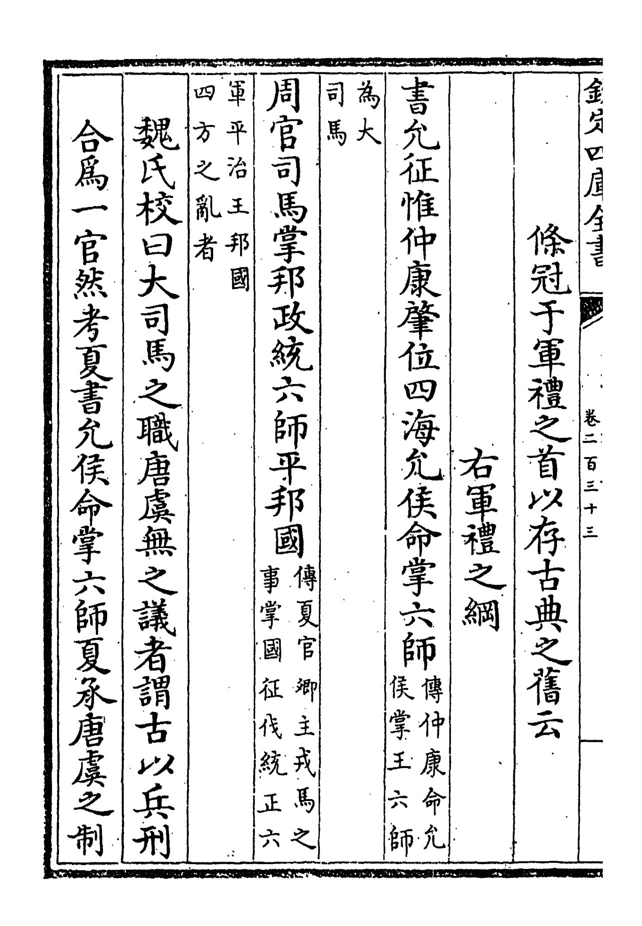
謂若諸侯相侵境界民則隨地遷移不得合聚今以兵往正之則其民合聚鄭兼言溝塗者古境界皆有溝塗而樹之以為阻固

蔡氏德晉曰大師以征强暴使士卒咸致其死故曰用衆大均以平賦役使貧弱咸樂其生故曰恤衆大田以習兵教戰簡衆謂閱其車徒之數大役以築建浚鑿任衆謂事其强弱之力大封謂封建諸侯如召伯城謝山甫城齊與凡釐正疆域皆是合衆者地有定域民有常主所以合聚而不散也此五者軍禮之目也

蕙田案軍禮之目有五大師大田之外有大均以平賦役周禮均人職云均地政均地守

均地職三年大比則大均是也大役以興工作大司馬云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大司徒云大役以旗致萬民鄉師云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鼓人云以鼛鼓鼓役事是也大封以正疆域大司馬云制畿封國以正邦國封人云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亦如之是也此

三者當爲司徒司空之職掌而屬之軍禮者
建大事起大衆以軍法制之則嚴明而有紀
律先王以講禮而寓馭衆之權其義固深且
遠矣自封建廢而大封之禮無聞歷代史書
所述賦役之制即周禮大均大役之遺意然
自通典開元禮政和五禮新儀文獻通考會
要集禮諸書及歷代史志未有以賦役入軍
禮者今因其體例更不編入仍取大宗伯一



條冠于軍禮之首以存古典之舊云

右軍禮之綱

書允征惟仲康肇位四海允侯命掌六師傳仲康命允侯掌王六師為大司馬

周官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傳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國四方之亂者

魏氏校曰大司馬之職唐虞無之議者謂古以兵刑合爲一官然考夏書允侯命掌六師夏承唐虞之制

則古當有大司馬之官但于經無考耳

周禮夏官大司馬凡制軍王六軍疏經言王六軍詩常武文王言六師者此皆軍也故鄭答臨碩云軍者兵之大名軍禮重言軍為其太悉故春秋之兵雖有累萬之衆皆稱師詩六師即六軍也然伍兩卒旅皆衆名易師彖云師貞丈人吉止言師者出兵多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少以旅為名言衆舉中言之也次以師為名謂君行師從少以旅為名謂卿行旅從之類

葉氏時曰合六遂六鄉則可制十二軍有十二軍之衆僅制為六軍可見先王之不盡民力也

李氏覯曰此則六鄉為六軍又按遂人職云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康成謂遂之軍法如六鄉則六遂亦為六軍注疏謂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蓋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倅至于

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莫不皆然但以王家迭用之則常六軍爾故止言六軍比鄉遂制軍之法

蕙田案葉氏以六軍用車五百一十二乘近時沈君冠雲又謂一車百人一軍一百二十五車六軍合七百五十乘不知六軍千乘古之定制諸說皆無據不足信

漢書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

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師古曰稅者田租也賦謂發賦斂財也稅以足食賦以足兵

何氏曰成周之制兵籍具于司徒行征則屬之司馬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軍師凡擐甲而即戎者皆農也秉麾而馭衆者皆卿大夫也兵無坐食之費將無握兵之權此先王之制所以為善

也

李氏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士不特選皆吾民也將不改制即吾吏也有事則驅之于行陣事已則歸之于田野無招狀之煩而數不缺無廪給之費而食自飽故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

詩大雅棫樸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常武整我六師

小雅瞻彼洛矣以作六師傳天子六軍疏一卿將一軍

書泰誓時厥明王乃大廵六師
蕙田案鄭答趙商問釋臨碩難並以六師即
六軍葢對文則二千五百人為師萬二千五
百人爲軍散文則師軍通稱
孟子萬乘之國注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
漢書刑法志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
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
禮記坊記正義許慎五經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

乘大夫百乘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之義其閒委曲細別不同也

蕙田案天子六鄉九等田六遂公邑都鄙各不同諸侯國中與野外亦不同故云其閒委曲細別不同也

又案以上天子六軍之制

禮記王制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

億畝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

蕙田案王制此段總論千里地方實數極明

一里一井也十里一成也百里一同也千里

一圻也明乎此可得軍賦之大凡故録于此

鄭康成地官載師注凡王畿内方千里積百同九百

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宫室涂巷

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

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

朱子曰郊地四同鄉遂井田在内甸地十二同公邑在内稍地二十同家邑在内縣地二十八同小都在内畺地三十六同大都在内甸地之外皆謂之野家邑小都大都皆謂之都鄙

蕙田案朱子此條總舉王畿大數最佳但郊地四同只有六鄉在内遂不在内又其地爲溝洫不爲井田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鄭謂甸爲六遂餘地爲公邑不得以甸與遂爲

二又甸稍縣都皆有公邑非單屬甸遂人云凡治野遂亦稱野則遠郊外皆謂之野非甸地之外爲野此數項皆朱子未定之論

又案葉氏禮經會元於王畿千里之圖王宮之南列近郊遠郊甸地稍地縣地畺地王宮之北列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公邑家邑小都大都考場圃九等田即在遠郊内公邑即在甸地中稍縣畺即家邑

小都大都葉俱分為二者謬陳祥道禮書王畿之圖近郊五十里遠郊一百里邦甸二百里邦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最確勝葉氏之圖遠矣

周禮地官大司徒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注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　疏大司徒主六鄉故令六鄉之内五家為一比云云

鄭氏康成序官注六鄉地在遠郊之内則居四同鄭司農云百里内為六鄉外為六遂疏案司馬法王城

百里為遠郊于王城四面則方二百里開方之二二如四故云居四同言此者破賈馬六鄉之地在遠郊五十里內五十里外置六遂

蕙田案司馬法百里為郊杜子春亦同此說見載師注又鄭衆說見尚書正義

又案蔡氏德晉謂比閭以五為數族獨以四為數者以用四則成百數復用五則奇零不整齊也與訂義朱氏第三便著四數之說相發明極精

陳氏禮書詩曰邦畿千里春秋傳曰天子一圻周語曰規方千里以為甸服王制曰千里之内曰甸則天子畿内面各五百里中為王城百里為郊二百里為邦甸三百里為邦削四百里為邦縣五百里為邦都郊之内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而宅田士田賈田在近郊官田牛田牧田在遠郊任其餘地謂之郊以其與邑交故也一鄉五州二十五黨百二十五族五百閭二千五百比自比長下士以上其官三千五十六六

鄉之官凡一萬八千三百三十六鄉官謂之鄉吏而其爵皆加遂一等然鄉之田法同於遂遂之軍法同於鄉

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注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作為也役功力之事追逐寇也胥伺捕盜賊也鄉之

田制與遂同　疏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故預配卒伍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而用之者即軍旅田役是也下文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六鄉之内有比閭族黨州鄉一鄉出一軍六鄉還出六軍今言五人為伍者五家為比家出一人在家為比在軍為伍五伍為兩者在鄉五比為閭閭二十五家在軍五伍為兩兩二十五人四兩為卒者在鄉四閭為族族百家在軍四兩為卒卒百人五卒為旅者在鄉五族為黨黨五百家在軍五卒為旅旅五百人五旅為師者在鄉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在軍五旅為師師二千五百人五師為軍者在鄉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家在軍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云鄉之田制與遂同者此經不見田制案遂人職云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是遂制也故云鄉之田制與遂同鄭注遂人遂之軍法如六鄉以遂内不見軍法彼此各舉一邊互見為義

蕙田案說文四千人為軍今世俗本說文葢非許慎之舊不足為據

陳氏傅良曰軍旅之法立於伍成於卒五人為伍則手足耳目以相及不待徽幟可以別識不待旌旗可以指揮積而兩卒旅師軍手足耳目不相及而徽幟旌旗用焉故以兩為卒縱横皆兩其為軍賦因此而已

鄭氏鍔曰說者謂五人為伍則左右前後四人而一

人居其中伍則二十五人矣兩兩相比則謂之兩二十五人縱横皆五何以謂之兩耶葢自二十五人而四之以為卒則縱横皆兩矣其法起于五人之伍故以兩名之

朱氏曰出軍之制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到第三便著一个四成一百人若又是五則成百二十五人便有奇零不整齊處

鄭氏鍔曰會卒伍以為軍法宜屬大司馬而小司徒掌之何也葢事不預備不可以應猝司馬主于用兵

苟非司徒教之有素合之有法司馬一旦欲合而用之不可得矣

又曰遂人言貢賦師田政役與此先後不同何也小司徒會六鄉之民以為卒伍軍法起于鄉故先言軍旅後及貢賦遂人治邦之野以供財用財用出于野為多故先言貢賦後及師田

陳氏禮書先王之於家也既以五家為比為鄰積之至萬二千五百家為鄉為遂其於人也既以五人為伍為兩積之至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而又十家為聯以聯其居十人為聯以聯其事如此則居作相友戰守相衛有同心而無離德也管仲相齊使居則五家

爲軌十軌爲里十里為連十連為鄉出則五人為伍十伍為戎十戎為卒十卒為旅葢倣先王之遺制然也

高氏愈曰成周教民之法自比閭族黨始至管仲專以其法課軍政則親遜之風微矣秦法五户為伍十伍為什百户一里里有魁五里一郵郵有督十里一亭亭有長長有兩卒五亭一鄉鄉有牧之老游徼十亭曰聚聚有嗇夫十聚一縣縣有令丞尉葢總計之

以二百五十萬家為一縣亦大略本周制而變之也

蕙田案五伍為兩一兩之中以一甲士領之三兩而成一乘故一乘甲士三人益甲士者步卒之領袖也

觀承案三兩而成一乘故一乘甲士三人出軍之制相配如此然案之田賦一甸共出一乘甲士止有三人益合四丘始出三甲則一丘固不能正出一甲也今如此配合則一甸

當容四甲而合三甸便可多出一乘矣曾人作丘甲正是如此乃增賦之術也然甸出一乘雖止七十五人而又有炊家子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則一車原有百人或者七十五人但舉甲士所領每一甲有二十五人而將重車之二十五人亦有一甲士在内但以為副貳而正數不算故乎

高氏愈曰先王因教民之法即推之以定軍令而行

於鄉遂達於都鄙且兼及於天下者也葢比閭族黨州鄉部署一定則凡起軍旅由此作田役由此比追胥由此令貢賦由此凡同里合伍之民恩足相卹義足相救服容相别音聲相識如身使臂臂使指不召而來不趨而至何事不濟何功不成哉至管仲倣之以為軌里連鄉之法而桓公以伯後世廢其法而民情渙散不可團結即以賦役一事言之或東家而與西鄙為朋南鄰而與北里為伍以言其地則相遠而

徵召無從以言其人則異心而義同秦越無惑乎舉動乖張牴牾百出而天下之事無一可為矣

蕙田案以上六鄉出軍之制

地官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注故書廛或作壇郊或為高鄭司農云壇讀為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為縣官賣材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玄謂廛里者若今之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

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于中為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曰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畮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　疏司農云廛

空地若空地何因下文有二十而稅乎後鄭以為民居之區域與孟子五畝之宅及遂人夫一廛一物解之也士相見禮致仕者有宅在國宅在野依彼解之司農云士田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禮記士之子不免農大夫之子免農矣故後鄭破士為仕依孟子圭田解之王制圭田無征復是殷法司農云賈田吏為縣官賣財與之田依周禮內賈人皆仕在官府史之屬受祿公家何得復受田乎故後鄭以為賈人家所受田司農云官田公家所耕田下文云近郊十一皆據此士官田等若是公家所耕何得有稅故後鄭以為府史等所受田也司農云牛田以養公家牛若養公家牛何得下文有稅故後鄭謂牛人家田也司農云賞田賞賜之田即夏官司勳云賞地一也故從之牧田司農意即牧人掌牧六牲者也若是則公家放牧地何得下文有稅故後鄭亦云牧人家田也云遠郊內地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者以遠郊百里內置六鄉四面相距二百里二二而四故四

同每同九萬夫四九三十六故三十六萬夫之地據畿內千里山陵之等三分去一更據四同之內山陵之等三分去一餘二十四萬夫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據二十四萬夫除十五萬夫餘九萬夫也鄽里已下九者雖未必各整萬家以大抵九者各為萬家解之據整數而言耳其中亦有不易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一夫焉云半農人者農人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此受一夫故云半農人也總計六鄉七萬五千家此九者二夫為一夫九萬為四萬五千四萬五千添七萬五千為十二萬夫據實受地定數也

蕙田案此段於國中四同之地推算最精

觀承案此條鄭氏但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算

一夫而受二夫之地尚未有另立治溝洫之夫不出稅之說也古者寓兵於農兵尚即在農内安得農夫治田出稅之外另有治溝洫不出稅之夫乎後來既立都水使者因别有治河之夫康成乃以此擬古者井田之法别有治溝洫之夫此與以口率出錢解三代田賦者何異其辨另詳於後

蕙田案以上廛里以下九等田

地官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注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内比閭族黨州鄉也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 疏鄉遂彼此相如細論之仍有小異以六鄉上劑致民六遂下劑致甿六鄉上地無萊六遂上地有萊也

陳氏禮書邦甸之内置六遂七萬五千家而公邑任其餘地謂之甸以甸法在是故也邦甸亦謂之州司馬法二百里曰州是也一遂五縣二十五鄙百二十

五酇五百里二千五百鄰自里宰下士以上其官六百五十六六遂之官凡三千九百三十六

蕙田案甸地十二同每同九萬夫共一百八萬夫之地載師注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宫室差少塗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

十八萬家也鄭志答張逸問云六鄉之民上地家百畒中地家二百畒下地家三百畒相通三夫六百畒六遂之民上地家百畒萊五十畒中地家百畒萊百畒下地家百畒萊二百畒相通三夫六百五十畒又云三分去一之法十八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畒萊于三分去一乃得十三據此則甸地共十二同內六遂二同五十成二十二萬五千夫十八

分而去五得十六萬二千五百夫六遂七萬五千家康成云異其名示相變耳鄰里酇鄙縣遂猶比閭族黨州鄉也則六遂七萬五千家通率六家而受十三夫則受此十六萬二千五百夫之地也下劑致甿可得十五萬人但内應除去治溝洫若干因無法見經故出賦之夫亦未可定舉其大略亦可見矣

又案以上六遂出夫之制

禮記坊記正義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馬牛皆計

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車一乘甲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葢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毀折入齎于職幣又周禮馬質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内更又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

春秋作丘甲孔頴達正義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

家所共知者以一鄉出一軍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私備故也

蕙田案鄉遂出軍無法見於經注惟正義有此二條所說民共車馬甲兵之屬者孔祇就邦國而言則天子畿內都鄙可知國家共車馬甲兵之屬者孔祇就鄉遂而言則壥里九等田及公邑可知又小雅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爾雅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

郭景純云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若依此解則牧外之民出車而毛傳解為出車就馬于牧地知車為國家所共非近郊遠郊之民所共矣

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

注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城郭之宅曰室以其室數制之謂制丘甸之屬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

疏公在大都卿在小都大夫在家邑其親王子母弟與公同在大都次疏者與卿同在小都次更疏者與大夫同在家邑故總之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也

陳氏禮書都鄙以處子弟公卿大夫而其外有封疆溝樹之固其内有城郭市朝社稷宗廟之别使之朝夕涖事王朝而退食於家其家不出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以至五百里内此猶民之廛里在國而授田在鄉也

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陳氏禮書家削之地所以封大夫與王子弟之尤疏

者謂之削以其削于縣都故也邦縣之地所以封卿

與王子弟之疏者謂之縣以其係于上故也邦都之

地所以封三公與子弟之親者謂之都以其有邑都

故也邦縣亦謂之都載師所謂小都是也邦都亦謂

之畺載師所謂畺地是也

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

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

令貢賦注此謂造都鄙也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者也玄謂隰臯之地九夫為

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為除水害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一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于一同今止于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

稅入于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于王
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
徒給繇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
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
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
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
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
士千人徒二千人　疏都鄙三等采地是也云井牧其
田野者井方一里兼言牧地次田二牧當上地一井授
民田之時上地不易家百畮中地一易家二百畮下地
再易家三百畮通率三家受六夫之地與牧地同故云
井牧其田野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為成今不言十里
成而言八里甸者成間有洫井間有溝旁加一里者使
治溝洫不出稅舉其八里之甸據實出稅者而言四甸
為縣縣方十六里四縣為都者都方三十二里引春秋
者襄公二十五年楚蔿掩書土田之事井衍沃者饒沃

之地九夫為一井牧隰臯者下濕曰隰近臯澤之地夏后少康云云哀公元年左氏傳言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地以上中下為率者以為其成方十里九百夫之地一旅五百夫故知是通率之通率之法正應四百五十人言一旅舉成數也亦容不易者多云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者一井之内地有九夫假令盡是上地不易家有百畝中一夫入于公四畔八夫家治百畝尚無九夫所治況其中或有一易再易所取數更少令鄭云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鄭據地有九夫而言非謂有九家合乃成其事耳云甸讀如衷甸之甸者哀十七年衛侯為虎幄于籍圃成求令名者與之食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而至引之証甸得為乘之義云甸方八里云云者匠人云成方十里此言四丘為甸甸與成其實一也故鄭覆解成與甸相表裏之意云積百井九百夫者但一成之内方十里開方之得百井井有九夫故云九百夫云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

夫出田稅者此就甸方八里而言八里之內開方之八八六十四故云六十四井井有九夫故五百七十六夫井稅一夫故云出田稅云三十六井二百二十四夫治洫者此據甸方八里之外四面加一里為成而言成有百井中央八里除六十四井餘有三十六井井有九夫故三百二十四夫治洫不使稅鄭言此者見經四丘為甸據實出稅而言故不言成也若然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四尺深四尺方十里為成成間有洫廣八尺深八尺治溝洫者皆不出稅獨言治洫者據外而言其實治溝亦不出稅總在六十四井之內以洫言之矣云四甸為縣方二十里者甸方八里縣應方十六里云方二十里據通治洫旁加一里為成而言云四縣為都方四十里者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故方四十里云四都方八十里者自此以上並據通治洫而言云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者案匠人方百里為同同間有澮今言乃得方百里為一同者就匠人為同解之云積萬

井九萬夫者據百里開方而言百里者縱橫各百一行方一里者百百行故萬井一井有九夫故有九萬夫云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者此據從甸方八里出田稅四甸為縣縣方十六里四縣為都都方三十二里四都方六十四里據六十四里之內開方之縱橫各一里一截為六十四截行別有六十四井六十四行計得四千九十六井井有九夫四千九十六井計得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是實出田稅者云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者此據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是不出稅治洫之夫而言之也從四成積為一縣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開方之縱橫各一里一截為八十截一行八十井八八六十四為六千四百井就裏除四千九十六井其餘二千三百四井在井有九夫二千三百四井為二萬七百三十六夫不出稅使之治洫也云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此據四成為縣縣方二十里

二十里更加五里即為大夫家邑也縣方二十五里四縣是小都五十里是六卿之采地四都為方百里一同即為三公王子母弟之大都也但據百里開方之即為萬井就萬井之內除去六千四百井其餘三千六百井在井有九夫則為三萬二千四百夫不出稅使之治澮云井田之法備于一同者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是井田之法備于一同也云今止于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者解此四縣為都據小都五十里而言是止于都也以其采地食者皆四分之一稅入天子故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也云其制三等者謂家邑小都大都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者百里國謂大都也四都謂方五十里者四小都成一大都一都之田稅入王其餘三都留自入云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于王者五十里之國謂小都一縣田稅入于王餘三縣留自入云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于王者二十五里之國謂家邑也四甸

之中以一甸之稅入于王其餘三甸留自入鄭具言此
者欲見四丘為甸是家邑據稅于王者而言四縣為都
是大都亦據一都稅入于王者而言故鄭云井田之法
備于一同今止于都者采地之稅四之一故以此解之
司馬法者齊景公時大夫穰苴作言畮百為夫謂一夫
所受之地方百步夫三為屋屋具也具出穀稅屋三為
井者謂九夫為井似井字云井十為通者據一成之內
一里一截縱横各十截為行一行十井十行據一成一
畔通頭故名井十為一通通為匹馬者十井之內井有
九夫十井為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惟有六
十夫地在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十夫受六十夫地惟
三十家使出馬一匹故云通為匹馬云士一人徒二人
者三十家出三人士謂甲士徒謂步卒云通十為成成
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者一成之內
有十通言三百家亦如前通率法一成內地有九百夫
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故

一成惟有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謂天子畿内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内有異故也云十成為終者謂同方百里之内十里一截為縱横各十截為十行行别十成言十成為終據同一畔終頭而言云終千井者終十成成百井故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云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者萬井也云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者所計皆如上一成為法其餘可如

鄭氏鍔曰井牧者可耕之地則為井田之制可畜之地則為牧養之區各相其地所宜而已

蔡氏德晉曰井牧者衍沃之地則為井田隰臯之地則令畜牧而井田之授于民亦視其地之上中下而加萊田當其休不耕之田亦以為畜牧之用如大司徒及遂人職所云也

蕙田案鄭氏以牧為畜牧王次點亦云然葢未檢左傳之故蔡氏信之非也

賈公彥冬官匠人正義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者司馬法有二法有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又有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言甸者據實出稅者而言云成者據通治溝洫而說為有二種故鄭細分計之八里為甸出甸稅緣邊一里并之則二里治洫以成間有洫故使共治洫也云

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者此據小司徒而言彼經四縣為都注云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今言六十四成者據出田稅者言之故云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也

朱子語類問旁加一里之說是否曰如此方得數相合亦不見其所據今且大槩依他如此說

蕙田案畿内三等都鄙封國之數王制云天

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康成以為夏制注大司徒引之亦云此夏時采地之數周則未聞又王制云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又云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共一千六百八十國注皆云殷制故正義以為殷畿内亦九十三國又案書洛誥傳云天下諸侯入來進受命于周退見文武之廟者千七百七

十三注云八州州立二百一十國畿内九十三國是三代同也

又案其所封之人共包十種畺内大國九凡三種三公之田三致仕者副之三王子弟三縣内次國二十一凡四種卿之田六致仕者副之六三孤之田三王子弟六稍内小國六十三凡三種大夫之田二十七致仕者副之二十七王子弟九並見王制鄭注正義以為

有致仕者副之者以在朝既有正田今既致仕不可仍食采邑身又見存不可無地故公卿大夫皆有致仕副邑三孤田不副者自上差之三公之外其餘有三卿之外其餘有六大夫之外其餘有九皆以次相三若三孤有致仕之副則卿與公同其餘三非差次且三公雖無正職猶列於官參六卿之事故司徒云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三孤則無職但佐公

論道在朝在家其事一等故無致仕之副其封王子弟者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又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祭祀皆致福于王是也但王子弟有同母異母親疎之異親寵者與三公同平常者與六卿同疎遠者與大夫同以上所說據鄭皆以為夏制載師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注云家邑大夫采地小都卿

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是周與夏制合又鄭注大司徒都鄙亦兼王子弟公卿大夫言之賈公彦以為親王子弟在大都次疎者在小都次更疎者在家邑與孔說合惟不言致仕者及三孤耳疑亦當同也殷制未聞

又案其封國大小之數夏制已見上鄭注甚明殷葢因夏正義泥鄭氏尚書注萬國之數四百國在畿内因謂夏畿内國皆方五十里

殷畿内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六十三與夏不同案王制前後有兩天子縣内文前云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禄士以為閒田後云天子之縣内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

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六十里者九十六二文數適相符禄士閒田二句後文無之互相備也鄭於前文既以唐虞稱服殷周稱畿此稱縣内定為夏制而正義又創為夏畿内皆五十里之說自相違反殊失其旨其周制之大

小則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是謂大國百里次國五十里小國二十五里崔氏亦同此說

又案七十里與五十里五十里與二十五里疑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之例名雖不同其實一也　又方百里者九十一則為方十里者凡九千一百

以方七十里者一則為方十里者四十九計之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則為方十里者共得一千二十九其餘存為方十里者凡八千七十一適八十同七十一成也以下準前法計之可得

又案孟子說周室班爵禄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康成注王制

則以此為夏制而周則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家邑二十五里且周禮三等采地士不在内王制所謂元士不與又謂其餘以為禄士者是也孟子顧以元士受地為與子男同亦不合其言曰軻也嘗聞其略則為傳聞約略之詞可知

又案小司徒注二千三百四井一萬七百三十六夫一萬應作二萬明南北國子監本福

建本崑山葛氏常熟毛氏本皆誤檢疏正作二萬是也若作一萬則共只八萬夫與上九萬夫不合若云除去公田不應上下出稅治澮皆不除獨於此治洫一條除去也其誤明矣

又案或疑服虔注春秋傳引司馬法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是專以乘為甸出矣鄭信南山箋甸方八里在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

兵車一乘其說似有異同者恐治溝洫之夫但不出田稅未必不出車賦也謹案坊記注云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玩其中二字甚分明固無可疑

又案或又疑司馬法通為匹馬成出革車一乘云云定為十家出一人三百家出一乘此但據三分去一及一家受二夫兩法而言其一成之內尚有治洫之夫一同之內尚有治

洫澮之夫並未除去而賈氏疏竟未之及何也謹案三分去一之法凡古人論田制舉其大略者皆以此為例其有曲別分析者皆不用此例王制云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此舉其大略者也載師注云凡王畿内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

餘六百萬夫此亦舉其大略也與王制合也至于三分去一之外又有二法一是二而當一法一是除去治溝洫計算法二者古人往往偏據一端言之今詳論如左小司徒注成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税同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税此法除去治溝洫矣却並非二而當一所引司馬法晦

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法二而當一矣却並無治溝洫在内若據小司徒注而以二而當一法計之則所謂成六十四井五百七十

六夫之地實二百八十八家受之其治洫者三百二十四夫之地實一百六十二家受之同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之地照加公田之數算實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二家受之其治洫者二萬七百三十六夫之地同上實一萬三百六十八家受之治澮者三萬二千四百夫之地同上實一萬六千二百家受之也若據司馬法而以除去溝洫法計之則所謂成百井三百

家者實一百九十二家出稅應除一百八家治洫同萬井三萬家者實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家出稅照加公田之數算應除去六千九百一十二家治洫一萬八百家治澮也考之經注本無所為十家出一人之說賈疏所云三十家出三人者亦是據大較而言未為細加分析耳安得謂治洫澮之夫不在此三百家三萬家内耶又案夫之名雖從人起若從田制

而言夫則皆指地言故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之夫指地而言也五家為比之家指人家而言也鄭所謂成五百七十六夫出稅者謂五百七十六夫之地耳非謂有若干人家司馬法成三百家者謂人家耳非謂三百夫之地賈疏言三十家出三人不言三十夫出三人安得謂家即是夫而其中無治溝洫乎惟小司徒云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

族師鄉大夫遂人遂師之夫家則夫指男家指女鄭鍔亦以夫指地家指人為謬耳又案詩正義哀元年左傳説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此條用二而當一却不除去溝洫正司馬法出賦與治溝洫合言

之明証又案鄭所謂成百井同萬井指井牧而言山林之等先已除去故無三分去一司馬法所謂成百井同萬井舉大略而言山林之等亦在其内故三分去一又案鄭遂人注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宫室塗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案六遂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故賈申其意云去山林等其餘如此者皆大判而言之耳是以田之法一成九百夫

亦三分去一以其餘通計出稅故每云三百家也賈疋指小司徒注所引司馬法以為大判而言

又案三分去一之說何以謂大略則然細别則否也賈公彥申鄭載師注之義云洛邑千里之中山林之等多于平地而鄭以三分去一據大較而言也又云邦畿千里唯民所止若東都地中東面雖有平地至于三面山林

雜有今鄭所計雖三分去一豈有二分平土乎但鄭欲以開悟後人聊以整數為算法耳據賈此言知大略則然是以許慎五經異義左氏說云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為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為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為規四規而

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為井賦法積四十五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漢刑法志亦云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一封三

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班氏之說與許叔重合玩此二說益見賈疏之精細　若據三分去一則方十里百井之内應除去三十三井三夫方千里百萬井之内應除去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井三夫今許氏班氏之說一成除三十六井一圻除三十六萬井則是多于三分之一賈疏所謂山林多于平地也

但因此數適與鄭小司徒注一成内出税治溝洫之數相同孔穎達恐人不明其異或反

誤認為一故又申論許慎之意云如異義說則方十里凡百井三十六井為山川坑岸六十四井為平地出稅案鄭注小司徒成方十里緣邊一里治為溝洫則三十六井其餘方八里為甸六十四井出田稅與異義不同者異義所云通山林藪澤九等而言之鄭注小司徒者據衍沃平地而言之所以不同也賈載師疏亦云山林川澤溝瀆等此溝非田間

廣深四尺之溝直是通水之溝耳此孔與賈合也孔云據衍沃平地而言之不云據井牧而言之者小司徒注不用二而當一言之耳孔又申許慎意云異義九等者據大略國中有山林至衍沃之等言之周禮九等者據授民地肥瘠有九等與異義不同也大司徒小司徒遂人大司馬俱有三等每等各分為三故九等尚書禹貢注云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

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所以又有此九等者以禹貢九州有上中下九等出沒不同故以井田計之以一州當一井假令冀州上上出九百萬夫之稅兖州下下出一百萬夫之稅是九州大較相比如此非謂冀州之民皆出上上兖州之民皆出下下與周禮九等又不同也葢左傳九等

周禮九等禹貢九等各自不同顙達之辨悉

矣

又案或疑治溝洫與出稅之夫若就一成言

之則出稅多治洫少如就一同言之則治澮

洫者反多於出稅者推算之法殊未畫一假

如一同九萬夫其出稅者三萬六千八百六

十四夫如其地止九十成以一成六十四井

出稅之率推之則出稅者乃五萬一千八百

四十夫是為九十成出稅之夫反多於一同
出稅之夫矣謹案匠人廣尺深尺謂之甽遂
廣深皆二尺溝廣深皆四尺洫廣深皆八尺
澮則廣二尋深二仞王肅依小爾雅四尺曰
仞深二仞八尺與廣二尋不類趙岐注孟子
孔安國書傳並八尺曰仞鄭注儀禮包咸注
論語並七尺曰仞宜以鄭說為正詩噫嘻正
義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葢從鄭說祭義築

養蠶宫牆仞有三尺為牆高丈故仞七尺也
澮廣二尋已倍于洫孟子疏十丈曰尋又與深二仞不類其深
減二尺不及倍變通之法也古一尺大致合
今六寸澮廣二尋合今九尺六寸幾一丈深
二仞合今八尺四寸幾九尺周繞一同則其
長四百里以三萬二千四百夫治之每一里
八十一夫洫廣深皆八尺合今四尺八寸幾
五尺居澮七之二周繞一成則其長四十里

以三百二十四夫治之每十里八十一夫澮之廣深方積較洫不啻三倍幾四倍七之二乃三倍奇也而除夫地差及十倍者水大且深則岸旁易損壞而施功難澮深合今尺約九尺脩築開鑿之功多洫深合今尺約五尺雖有損壞較之澮自當差十倍脩築開鑿之功已少井田之法成間有洫同間有澮滿一同然後有澮繞之則未滿一同但有洫無澮當其未滿

一同但就成算則使三百二十四夫治洫當其既滿一同則分出稅之夫以治洫分治洫之夫以治澮是同中出稅治洫之夫亦即成中專出稅不治洫之夫也此二法宜通融而參之者也不當但執一成以為定法也至成中出稅之夫多于治洫以洫之人功少同中出稅之夫少于治澮以澮之人功多但當各就一成一同中計算今云九十成出稅之夫

反多于一同出稅之夫不知九十成中治洫者少則自當出稅者多一同中治澮者多則自當出稅者少非九十成之民受田少出稅獨多一同之民受田多出稅獨少也此二法宜分晰而言之者也不當混為一以相比較也如執一成為定法九百夫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則必同中亦有洫無澮然後可何也依一成例九萬夫中使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洫

是矣今既添出一澮澮之廣深又倍洫而仍欲使三萬二千四百夫治之則是欲使治洫之民兼治澮矣其可通乎故不得不于出稅中抽出一萬二千七十八夫治洫此出稅所以少也或人之疑非是又案同除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計三十六成夫地此三十六成緣邊一面即澮內三面有洫較每成除夫地治洫之法三而殺一當以八千

七百四十八夫治此三十六成之洫二萬三千六百五十二夫治澮則其治澮也每十里約五百九十夫每一里約六十夫其治洫也每十里八十一夫每一里約八夫葢相差七倍有半無十倍鄭注不細推及此者以緣邊三十六成既俱不出稅則同力合作以治澮治洫令計其差數不妨區分算之於法本不區分也或又疑都鄙既畫井則一成百井内

有公田百夫司馬法亦未除去而賈氏亦不及何也案賈云一井中為公田八夫家治百畝則無九夫鄭據九百畝而言故每云九夫為井耳小司徒注俱是連公田言之不除去也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稅如除公田則宜除七井一百畝存五十六井八百畝除六十四夫存五百一十二夫矣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如除公田則宜除四井存

三十二井除三十六夫存二百八十八夫矣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稅如除公田則宜除五百五十一井存三千六百四十五井除四千九十六夫存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夫矣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如除公田則宜除二百五十六井存二千四十八井除二千三百四夫存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二夫矣三千六百井

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若除公田則宜除四
百井存三千二百井除三千六百夫存二萬
八千八夫矣惟其皆合公田言之故司馬法
亦合言之也葢公田即是所出之稅除去則
惟存私田稅何從出乎
又案三等采地規制既明今再為逐節推算
稍地共二十同二十萬井内封二十五里之
國六十有三每國六百二十五井計三同九

十三成七十五井內十八分而去五應除去
一同九成三十七井四百五十畝存二同十八
萬夫八十四成七萬五千六百夫三十七井三百三十三夫四
百五十畝四夫及半夫之地其現存內滿同者除去
治洫治澮十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夫存七萬
三千七百二十八夫滿成者除去二萬七千
二百一十六夫存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四夫
其不滿一成者不開除三項共存十二萬二

千四百四十九夫及半夫之地以六家受十三夫之例推之計五萬六千五百一十四家受十二萬二千四百四十七夫之地仍有二夫及半夫之地每一家受二夫六分夫之一以半夫之地化作三分除去一分仍存二分是為六分夫之二即三分夫之一也又得一家仍餘三分夫之一縣地共三十八同二十八萬井内封五十里之國二十有一每國二千五百井共五同二十五成内十八分而去五應除去

一同四十五成八十井三百畝存三同二十七萬夫七十九成七萬一千一百夫一十九井一百七十一夫六百畝六夫其現存內滿同者除去治洫治澮十五萬九千四百八夫存十一萬五百九十二夫滿成者除去治洫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六夫存四萬五千五百四夫其不滿一成者不開除三項共存十五萬六千二百七十三夫以六家受十三夫之例推之計七萬二千一

百二十六家受十五萬六千二百七十三夫之地恰盡都地共三十六同三十六萬井內封百里之國九每國萬井共九同內十八分而去五應除去二同五十成存六同五十四萬夫五十成四萬五千夫其現存內滿同者除去治洫治澮三十一萬九千一十六夫存二十二萬一千一百八十四夫滿成者除去治洫一萬六千二百夫存二萬八千八百夫兩項共存

二十四萬九千九百八十四夫以六家受十三夫之例推之計十一萬五千三百七十四家受二十四萬九千九百七十七夫之地仍餘七夫之地三家則餘半夫之地四家則不足一夫三分夫之二凡滿同去存之例每萬夫去五千九百有四存四千有九十六每五千夫去二千九百五十二存二千有四十八每二千五百夫去一千四百七十六存一千有二十四每千二百五

十夫去七百三十八存五百一十二每六百

二十五夫去三百六十九存二百五十六去

多於存滿成去存之例每百夫去三十六存

六十四每五十夫去十八存三十二每二十

五夫去九存十六每十二夫及半夫之地去

四夫及半夫之地存八夫存多於去其未滿

一成而以井計者何以不除賈小司徒正義

云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四尺深四尺方

十里為成成間有洫廣八尺深八尺治溝洫者皆不出稅獨言治洫者據外而言其實治溝亦不出稅總在六十四井之内以洫言之矣今案洫廣深比澮減三倍竒則除夫地減至十倍溝廣深較洫又減半水小而淺岸旁無甚損壞而施功易較洫又當差百倍脩築開鑿之功甚微不必開除夫地治之矣小司徒注匠人注互相備匠人注云一井之中三

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葢即令出稅者治溝不當有治溝不出稅之法賈公彦之言非也出賦稅治溝遂農民之本務也大為澮洫以利民又念其施功之難而除夫地治之故有治澮洫不出稅之法先王愛民之至意也溝則無事此鄭注至精非有所

闕

又案據司馬法同三萬家除去治洫澮存一

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家出三千人計四家又十之一出一人凡滿同者皆以此為例亦可云四千九十六家出一千人成三百家除去治溢存一百九十二家出三十人計六家又十之四出一人凡滿成者皆以此為例亦可云六十四家出十人今稍縣都三等采地既已逐節算明再為細推出賦實數稍滿同七萬三千七百二十八夫以六家受十三夫算此下倣計三萬四千二十八家

受之餘十三之四為地三十畝奇依上例出八千三百七人半滿成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四夫計二萬二千三百三十一家受之餘十三之一為地八畝弱依上例出三千四百八十九人五之一强不滿成者共三百三十三夫四夫及半夫之地計一百五十五家受之餘十三之十為地七十七畝弱亦依滿成例出二十四人奇縣滿同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夫計五萬一千四十二家受之餘十三之六為地四十六畝竒依上例出一萬二千四百六十一人竒滿成四萬五千五百四夫計二萬一千有一家受之餘十三之十一為地八十五畝弱依上例出三千二百八十一人竒不滿成者共一百七十七夫計八十一家受之餘十三之九為地七十畝弱亦依滿成例出一十三人弱都滿同二十二萬一千一百

八十四夫計十萬二千八十四家受之餘十三之十二為地九十二畝奇依上例出二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弱滿成二萬八千八百夫計一萬三千二百九十二家受之餘十三之四為地三十畝奇依上例出二千七十七人弱以上通共約可出五萬四千五百七十七人以一車士卒七十五人推之得車七百二十七乘尚餘五十二人有餘以萬二千五

百人為軍計之得四軍尚餘四千五百七十七人

又案同之民四家又十之一出一人其役稍重成之民六家又十之四出一人其役較輕所以不同者葢同中除治澮者多成中除治洫者少澮之功雖倍洫究之洫澮所以為民軍賦所以奉上故又以此均之

又案同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家出車百乘

計一百二十二家出一乘則一萬二千二百家已可出百乘尚餘八十八家約一百二十二家又百分之八十八出一乘凡滿同者皆以此為例成一百九十二家出車一乘凡滿成者皆以此為例今再為逐節推之稍滿同三萬四千二十八家可出二百七十六乘又十之九稍滿成二萬二千三百三十一家可出一百十六乘又十之三稍不滿成一百五

十五家計一乘尚少三十七家僅十之八縣滿同五萬一千四十二家可出四百十六乘又十之九縣滿成二萬一千一家可出一百十三乘又十之一分七縣不滿成八十一家計一乘尚少一百七家僅十之四都滿同十萬二千八十四家可出八百三十乘又十之七都滿成一萬三千二百九十二家可出一百十六乘又十之六以上通共得一千八百

六十七乘其畸零者又約得四乘十之七約三等都鄙所出士卒人數僅得七百二十七乘而所出車有如此則車多而人少孔頴達云鄉遂皆但出人而不出車車並國家所給然則都鄙之車既有贏餘其必通融給用可知

王氏與之曰鄭氏以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都方八十里旁加二十里乃得方百里為同積萬井九萬夫

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雖橫渠亦從其說殊不知小司徒四井為邑至四縣為都皆以四數之言田之實數司馬法自井十為通至終十為同皆以十數之兼山川城郭而言小司徒四丘為甸即司馬法通十為成甸六十四井而成百井者其三十六井為山川城郭也小司徒四都之地即司馬法一同之地四都方八十里止六千四百井而同乃萬井者其三千六百井為山川城郭也大約小司徒之法比司馬法皆是三分之二實地鄭旁加之說其算法則是但不必謂旁加之人專治溝洫

陳氏傅良曰溝洫之事歲歲有之而軍賦不常有若專以某人治溝洫某人出軍賦則不均矣

觀承案小司徒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

丘四丘為甸方八里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方八十里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方十里為成方百里為同漢志小司馬之法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方千里是漢志與小司徒異而與匠人同也是以司馬法有二法有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之說與小司徒合有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之說與

匠人合是二法不同然其實亦無二所謂甸方八里者去旁加一里而言成方十里者合旁加一里而言耳旁加一里者或謂是三分去一之法古來論田制皆以三分去一為算王制云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有山陵川澤溝塗城郭宫室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載師注云王畿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餘亦六百萬夫此其大略也

然方八里方十里之田制已除去山陵川澤溝塗城郭宮室之不為田者而言安得又於此三分而去一乎於是三分去一之外又鑿為除去治溝洫夫不出稅之法則更不合於理矣古者寓兵於農比閭族黨州鄉之農即是伍兩卒旅師軍之衆耳農之外未嘗有兵安得助耕出稅之農之外又有治溝洫不出稅之夫乎葢耕田與治溝洫本是一體之事

溝洫既定農夫於耕耘之暇時加修理之足矣必不另設為治溝洫之夫也或者知其不可而專以井牧二而當一之法解之庶幾近似而亦未明也夫井田之制既以八家同井井九百畝若以二而當一則同井止得四家而非八家或一井當有千八百畝而非九百畝矣奇零參差不將紊亂畫井分疆之良法也哉是不知甸方八里與成方十里者本無

二法葢方八里為田六十四井者專指其井田常制而言方十里為成之田得百井者兼指其旁加一里之通法而言也則所謂三分去一者亦當指此旁加之一里耳葢方八里為田六十四井旁加一里即四面合為方十里又得四九三十六井是六十四井者三分所占之二三十六井者即三分所去之一也此三十六井包於六十四井之外井邑丘甸

中之溝洫正灌注匯流於其間其田不甚肥美即史記所謂汙邪甌窶之地而已則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與遂人所謂上地百畝之外萊五十畝中地萊百畝下地萊二百畝大司馬所謂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亦當指此而言耳葢但據其畝數均算以饒與瘠地之民不必截方

成井如是則中間之六十四井乃上地旁加之三十六井為中下地不妨奇零參差以加於百畝常制之外或二而當一三而當一以準上地百畝之常則謂三分去一者專計甸中之井而去旁加之一里而旁加一里之説乃實有據而經文不易一易再易萊五十畝百畝二百畝可食者半與三之二三之一者皆觸處而可通矣惟康成治溝洫夫不出稅

之說則斷乎其不可信也

蕙田案鄭賈以甸方八里成方十里二數不同故分實出稅治溝洫二種其說甚詳余既為疏釋矣方氏從王次點陳君舉以鄭說為非似更直截並存之以俟考訂者

詩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箋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　疏甸字既訓為治又音為乘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是以治為義地官小司徒四丘為甸注云甸之言乘也稍人掌丘乘之政令注云丘乘四丘為甸與維禹敶

之之緻同郊特牲丘乘共其粢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以其于車賦出長轂一乘是以乘為義如六十四井為甸者小司徒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如數計之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為井計之則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方八里名為甸之意以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故謂之甸甸乘也十里為成冬官匠人文也知甸居一成中者以匠人既云十里為成即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當甸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洫也論語注引司馬法云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也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為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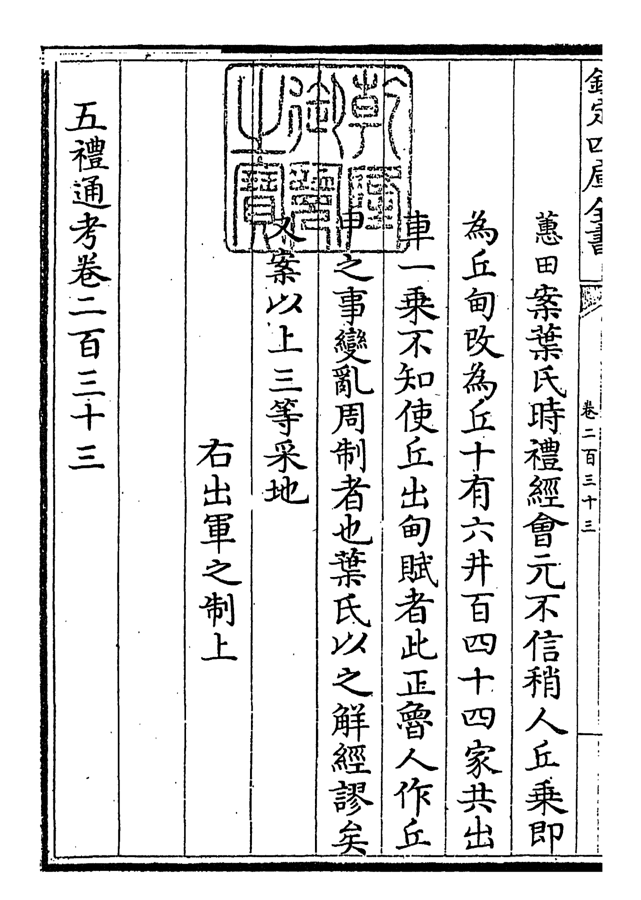
陳氏禮書古者或以甸為乘或以乘為甸以甸為乘稍人掌丘乘之政令禮記惟社丘乘粢盛是也以乘為甸春秋衛良夫乘衷甸兩牡是也葢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

周禮地官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注丘乘四丘為甸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是掌都鄙云丘甸者舉中言之疏鄭先通韓詩此據韓詩而言敶敶是軍敶故訓為乘言由是改云者由甸出車一乘故改也

易氏祓曰丘即四邑為丘乘即四丘為甸總名之曰丘乘軍制之始也

蒐田案王氏曰丘之政令司徒所掌乘之政令司馬所掌丘言其地乘言其賦所謂同則丘之地也所謂徒役輂輦𨌺車則乘賦也不知軍賦之法從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而起故云丘乘鄭云舉中言之者得之王氏以丘為同以乘為一切士徒其說非是

王氏應電曰井邑丘甸縣都出兵之法此但言丘乘者以丘出馬一匹四丘出車一乘井邑之兵自此成縣都之兵由此始故舉以為名令之治其賦也



蕙田案葉氏時禮經會元不信稍人丘乘即為丘甸改為丘十有六井百四十四家共出車一乘不知使丘出甸賦者此正魯人作丘甲之事變亂周制者也葉氏以之解經謬矣

又案以上三等采地

右出軍之制上

五禮通考卷二百三十三